



論語卷之十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胡氏曰疑為齊論

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駿
○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
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
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
次之意
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趙氏曰春秋傳云顓臾風姓也實司大

南武陽縣之東北

將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

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之衛也趙氏曰魯哀

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

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

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通鑑左傳定公十二年仲

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懼之難通鑑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史記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

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

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

公禦諸竟曩作境孟儒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

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

許○史記出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相子病

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

不與也願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

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

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矣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

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

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郊克之康子曰子

之於軍旅季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季

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平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今沂州蒙陰縣

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武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

冉求為去季氏聚斂去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

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夫音

東蒙山名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今沂州蒙陰縣

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武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

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

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也通鑑金履祥曰山川土田附庸不在此處

也通鑑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也通鑑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

也通鑑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

也通鑑公禦諸竟曩作境孟儒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

也通鑑戰于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

二國始封必已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

孟孫叔孫各有其一通鑑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中軍二分公

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厲季氏及征之無所入於公叔

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子季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

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

顯史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

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法不易之定體而

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

則不審非所當伐而伐之則得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去聲焉於慶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鼓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

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饒氏曰冉有負其謀子路只是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柙檻也續匱也言在柙而逸

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語錄虎在山萬玉在他處不下

冉有曰今夫顯史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夫音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

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

邑而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

二

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顛
史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哉孔子惟深
責甫求以為
非由本意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

欲之謂貪其利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

之欲取顛東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

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乞逆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

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職

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

雖略而意則詳也○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

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

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

和則爭寡亦則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

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覆均無貧

而後能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

而後能不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安定則不貧

和則民志一則不寡不貧則安矣安則不傾

○馮氏曰夫子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夫

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

於遠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修也今不均不安

今由與求也杜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音預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故併

去責之遠人謂顛也鏡氏曰顛史在邦或中如何謂

屢叛通證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

之而逐仲季孫十月丁亥殺公向藐季氏文伯及季孫
穆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誦逐公文伯及季孫
奔齊八年季孫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無寵於叔孫氏叔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氏之孫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
志於仲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去三桓
以季寤伐季氏以收孫氏之陽虎前驅林楚桓子更孟氏
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桓子更孟氏十月將享季
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鉏極桓子更孟氏十月將享季
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誰陽關以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干楛也楛垂耳反兵也音也蕭牆屏也音也語錄問蕭牆曰

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馬氏曰蕭牆也臣之見君至屏
面加蕭故曰蕭牆先師曰記郊特牲古祭宗廟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蕭室恐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

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通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

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若臣多謂隱也公欲以越伐
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聖氏因孫于邾乃遂
越如○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非求又欲伐顓臾以附

葵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濟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

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

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形於經傳去聲其以

夫子之言而止也音余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

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通程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冉求之意

以先王對國言

不可伐

季氏伐顓臾

以在邦域內言

不必伐

此不易之定體

以社稷之臣言

不當伐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通禮王制變禮易樂

君流放也華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誅也有功德於陪
民者加地進律法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

臣家臣也

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此謂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

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

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

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

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

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備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

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

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也

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

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世故稱蓋以

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籍其廉其口使不敢言也

此章於道猶有微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

通論天下之勢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

莊段之春秋自大夫出信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

天下有道

政出自天子 善政之興

○無復有失

天下無道

政不在大夫 善政之效 庶人不議 善教之至

○鮮有不失

○此天下之通勢

孔子曰魯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

通論

左傳

十八年文公二妃薨生宣公故羸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

襄仲欲立之成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

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曰。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哉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為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赤集注曰子赤本公羊傳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通鑑見前章集注。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不無按春秋可見。及諸命而擅與者皆謂之征伐。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定無傾之意。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田桓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侯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乎田桓三晉傳出非皆不過五世胡氏又以於世考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神宗亦而史謂元帝牛姓猶昌。

之紹竊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出矣。善公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世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大者必失不直。

魯。



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已五世知其不強

自武子專政至桓子為家臣陽虎所執已四世而知其已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声辟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也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曰

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

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

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便習熟也便辟謂

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便習熟也便辟謂

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習熟也便辟謂

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諛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

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饒氏曰以三者為相反終說得不自在

自說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交則信實相示與多聞

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

之却有利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

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益三者為勸又幸

二者為戒不○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必以為相反○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

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

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

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直則聞過一有薰陶漸漬之益

直則聞過一有薰陶漸漬之益

直則聞過一有薰陶漸漬之益

直則聞過一有薰陶漸漬之益

直則聞過一有薰陶漸漬之益

直則聞過一有薰陶漸漬之益

友



諒進於誠 有嚴憚謹畏之益
多聞進於明 有興起慕效之益
便辟習威儀 無責善之實故損
善柔工媚悅 無固守之節故損
便佞習口語 無貫通之實故損

損益相反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

音丘山驕樂亦宴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禮之制度聲容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

佚遊則惰慢而惡反烏故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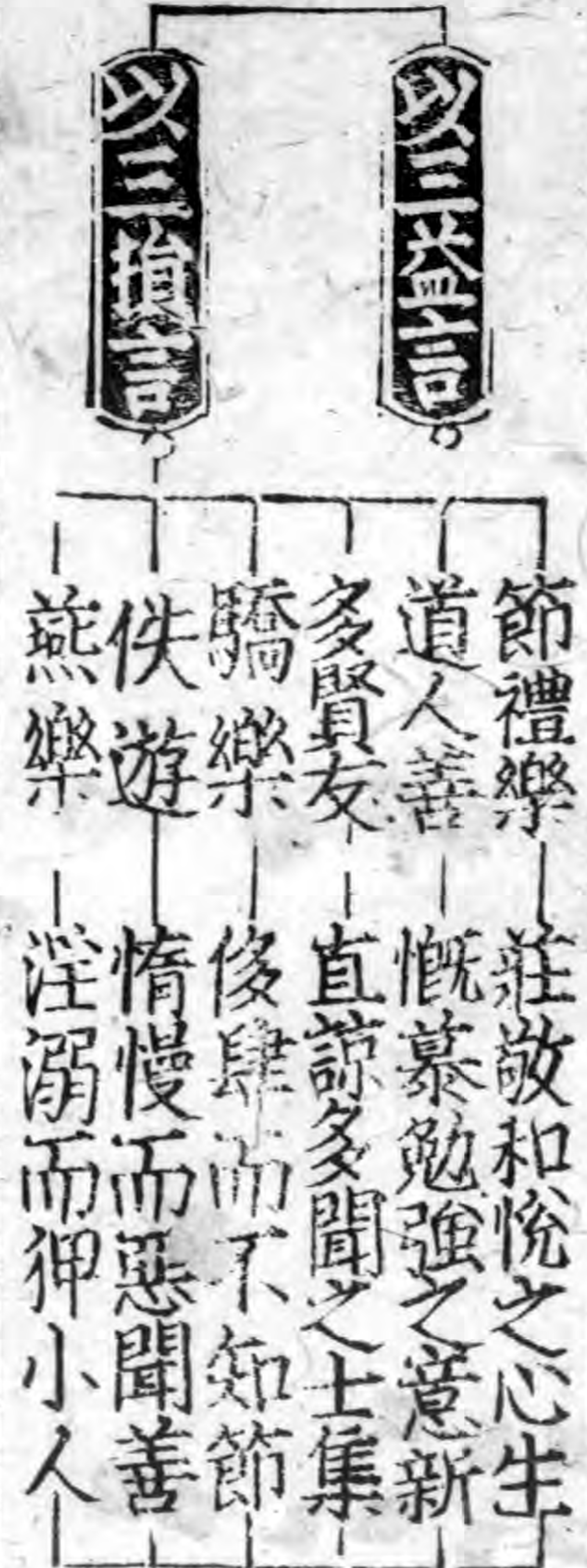
益亦相反也饒氏曰此章損益亦未見三者相反看來節禮

宴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利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

不及節禮樂只是奢侈如飲食声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

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
 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為是為樂而荒淫耳○
 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不可不謹哉竟軒蔡氏曰二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於中者也

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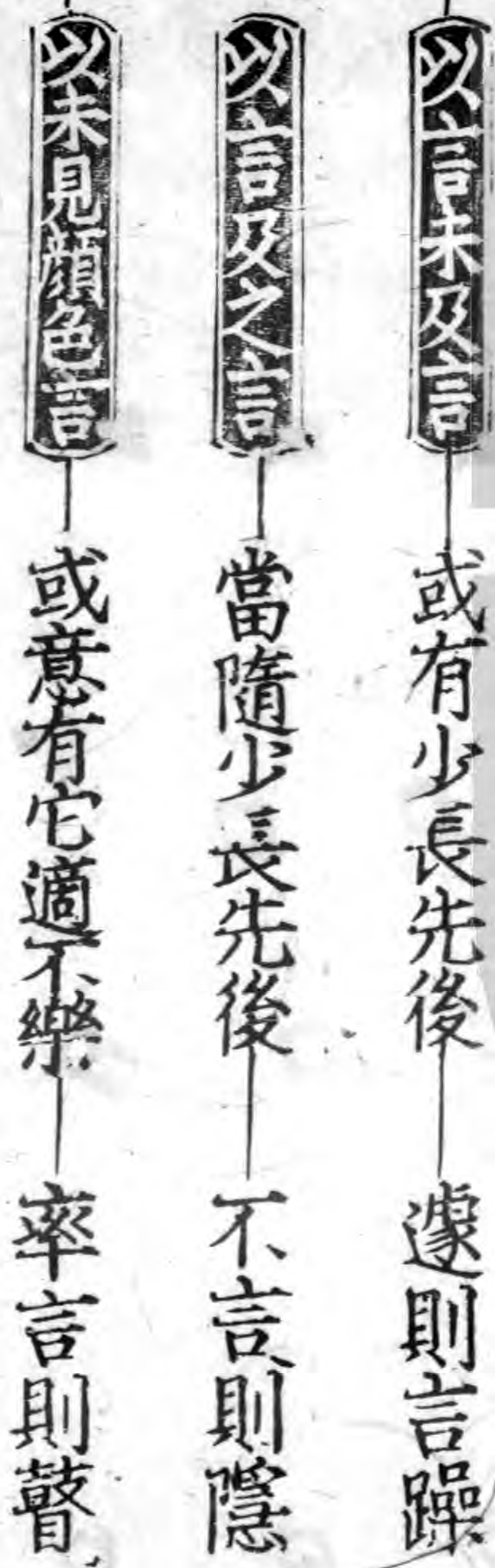
○損益亦相反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音竈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而德位而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

未對亦以長少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惟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言則亦未嘗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躁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語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通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三愆



○孔子曰君子有二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馬氏曰血稟於陰行於外而為精

稟於陽行於脈程復心曰陰陽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為氣

有血氣者陽之為血一而二二而一者氣血得貪得也隨時知

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

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

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闖戒於得

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

德彌邵也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黃氏曰

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

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

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也血氣既剛則涉

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

闖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闖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

遠憂戒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饒氏曰窮者氣之靈龜者

血之靈心是龜龜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者天地之

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先師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

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為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

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

君子

以血氣言

以志氣言

少未定

壯方剛

老既衰

戒在色

戒在闖

戒在得

易為所動

貴有所養

○孔子曰君子有二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

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

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
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
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
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

不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先師三

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

知字言之故知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尹氏曰三畏者

脩己之誠當然也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小人不務脩

身誠已則何畏之有張氏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

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

各有所指耳○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

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耳

以君子所畏言

三畏

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言

不知天命

知其可畏無不戒謹

小人不知天命

狎大人

不識義理無所忌憚

侮聖言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曰

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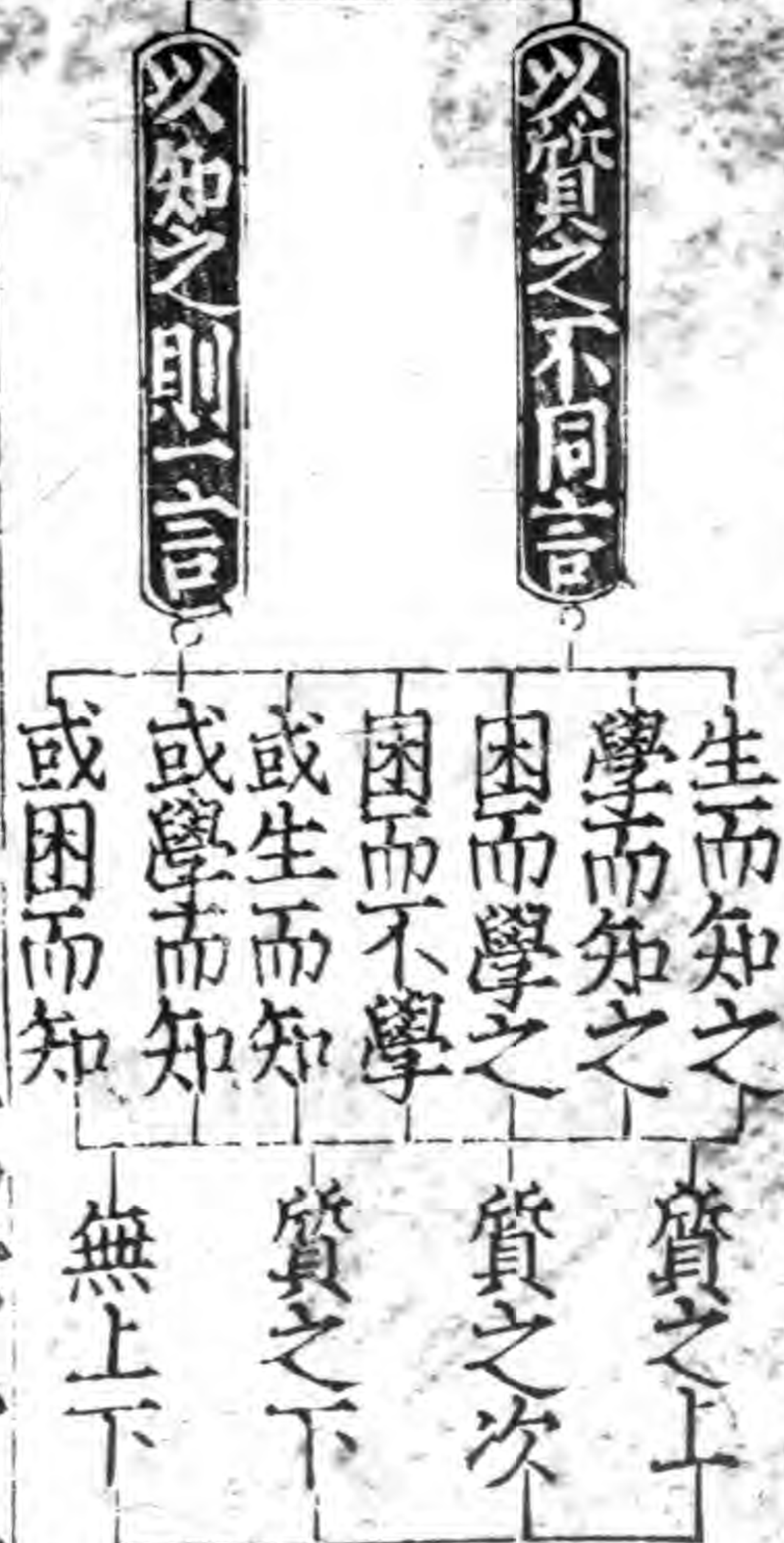
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語錄生知者堯舜孔子也

行有不得謂之困而學焉以增其不能此困而學之

之也亦已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

者為中。困知者為下。困而聖人，不以品之上下者，處絕之。思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困而學之，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學質同異



○惟學為貴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形向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語錄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有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思欲所壅蔽有

為而聽邪，若思明聰，便須去其壅蔽。○倪氏曰：視外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也。○鏡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容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其行，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九思不知，是難見得思義。屬行。○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九思不知，是難見得思義。屬行。○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九思不知，是難見得思義。屬行。

○謝氏曰：未至於從，反。○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廣而人欲所由遏也。然九者要當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其力矣。先師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止。今乃有九思，彼為不思而不學者言也。此為不思而不言也。

論語十六卷十二

君子

以從容中道言

無待於思 此見誠者天道

九思次第

自身而言

視明聽聰色溫貌恭言忠——兼內外

自事而言

事敬疑問忿難見得義——兼知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

並去聲

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

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謂聞其

四句皆古語也○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

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

而未見

形句

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云

作言先師曰

當之者方其耕莘鉤澗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

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此而顏子之用則行

則藏亦無幾乎此然夫顏子雖許願子以此而曾子未用則行

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未用則行

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節真知善惡而後誠好惡之事言

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好惡之事言

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

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故

之野而祭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惛然而起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是行義以達其道顏子所造所得伊尹太公無

以過而云亦庶乎此者當時正

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

古語所聞

以所見之人言

見善如不及

○顏曾閔冉之徒

以未見之人言

隱居以求志

○伊尹太公之流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饒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胡氏曰一車之馬也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出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

此章之首全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

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

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

而名不稱也以其千駟之馬校首陽之貧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出其可

自同於流俗哉○葉氏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

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退而學詩

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

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許故孝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其為教溫

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先師曰

誦詩三百而能使能專一

對亦季詩能言之驗

接物大而民彝出教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

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驕故孝之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

之搖此其所以能立先師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孝禮能立之語

聞斯一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二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詩去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得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二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如一耳與詩立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亦不遠哉亢之所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而不至大成就耳圃攷道童彙纂曰論語言孝文孝詩孝禮文孝詩孝禮則孝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精義入神故孝文則道在其中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孝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孝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孝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曾謂孝詩孝禮而非孝文乎曾謂孝文而非孝道乎然理一也而孝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則教之以孝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

過庭詩禮

以學詩言

事理通達外
心氣和平內
故能言

以學禮言

品節詳明外
德性堅定內
故能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寡德也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若其矣其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各實之申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蔡氏曰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其內君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林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論語卷之十六

論語卷之十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通攷

熊未曰言陪臣專政者二。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一章言性餘皆講孝脩

身之事嚴戒嚴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持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平孔子來

見已而孔子未往葉少蘊曰見而歸子異南子君貨以禮

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孔

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乎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不可日人逝矣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人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期也失時謂

及事幾平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將之一字其辭

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貨語皆孔子而謂使速仕孔子固

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貧耳故直據理答之

不復反又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見孔子雖其意

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輔氏曰懷寶失時之語有

已助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

者欲其稱法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致絕也隨問而對者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去而亦無所詘也屈也

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語錄陽貨職亡此不足責孔子亦

職亡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彼以職亡來我亦以職亡

往一則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

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

隨問而答辭順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也往拜權也

小大術既於深語皆警而夫子雅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

無所施其折千條不終絕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

其往拜者禮也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揚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

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與伸道非知孔子者通鑑揚子

玉百篇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

不或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

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蓋道外無身身

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語錄虎是惡人

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可見孔子

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

斷不能如此○輔氏曰身乃道之所會道乃身之所出謂詘

身以信道是離身與道為二物矣此雄所以一語無非時

間而不去也通身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

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遽見之非中也既有說而不往拜

之非中也。不特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
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遜
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誠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
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度剛直不訛。此其所
以爲時中
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

惡於其始相遠耳。通攷程勿齋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

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質。美惡者氣中之質。昏

明者質中之氣。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也。朱子曰氣自是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

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天子曰性相近音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如之心所稟受之理也形則有死此心已寓於此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此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也說天地之性則已寓於此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也然天地之性指言非天地之性也然天地之性指言非天地之性也善指其天地之性指言非天地之性也然天地之性指言非天地之性也性之言性相近以氣質言之本然之性亦不離乎氣質而言之性也兼乎氣質言之本然之性亦不離乎氣質而言之性也子雜乎氣質言之本然之性亦不離乎氣質而言之性也

性習

以所性言

以所習言

無有不善 原於天地之本同
有善未善 生於氣質而或異
為善而善 相遠
為惡而惡 相遠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輔氏曰一章相承

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

有下愚之不移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所謂下

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

之至皆可漸反子兼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

絕之以不為語錄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

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如商紂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

善耳於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語錄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
 者說○子無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一定而不可易者復
 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移之說以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堯舜之類程子
 却及推人其說堯舜不可移之說以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堯舜之類程子
 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皆有不善之處雖至惡之人或問以聖言
 從善則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或問以聖言
 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程子之理○或問以聖言
 其不肯移而未及乎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言以氣質之稟賦甚
 異而不肯移而未及乎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言以氣質之稟賦甚
 性不肯移而未及乎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言以氣質之稟賦甚
 所以不肯移者才實為底性不肯移也○程子之理○或問以聖言
 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
 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吳氏
 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
 謂棄之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上知下愚

以性言

自暴

○上知所以不可移

以才言

自棄

○下愚所以不肯移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

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語錄君子孝道

立而人己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孝道不過

此道以其孝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

子曰二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

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

不能改故也。語錄諸家皆言不為東周集註却言與周道於
此意翻轉文字須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是有不為東周
果能翻轉文字須十年之後吳其為沼乎辭語一是有不為東周
臣順而亦已如何便與得周道曰聖人須別有措置○饒氏曰當
問衛君更氏而一已如何便與得周道曰聖人須別有措置○饒氏曰當
魯說出難為為度○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
小成苟就之聖人如獲用焉○將反東周道以繼文而為已也先師
曰南軒謂使聖人如獲用焉○將反東周道以繼文而為已也先師
制此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通曰南軒謂使聖人如獲用焉○將反東周道以繼文而為已也先師
得已而亦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通曰南軒謂使聖人如獲用焉○將反東周道以繼文而為已也先師
乎也而卒不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通曰南軒謂使聖人如獲用焉○將反東周道以繼文而為已也先師
得而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聖人之靜莫非適
之乎

公山佛肸之召

以曾欲往言

無不可變之人

無不可為之事

此生物之仁

敬夫說

以卒未往言

其人終不可變

其事終不可為

此知人之知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

雖之美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

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語錄問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

存而問斷多便是仁○任是甚倚靠是為人擔當事也

○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也曰心主於五者則無事

○如答顏淵曰又言其效常存以五者無能之效言也○輔氏曰五者皆

之實敏則仁之力也○仁則仁之發也○恭則仁之著也○寬則仁之量也○信則仁之

適而不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遍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

道無不該乃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為因
子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
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
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
矣然恭其本與能行五者而南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
行於天下而言一者互相備必心存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
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為主亦與胡氏釋千乘之困章謂五者
以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自然後理得故能行於下四者
○通曰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
其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
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矣李氏曰
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
語錄六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古聖人常時言
語一様家語此樣話亦多夫抵論語後數篇間不類以前諸
篇○馮氏曰孔子問仁無不問
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論歟

為仁

以其本言 恭 寬 信 敏 惠 必能行於天下
以其末言 不侮 得衆 人任 有功 足使人 無不可行於天下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也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

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

緇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

齊氏曰涅水中黑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

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

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聲希非楊氏所謂堅白不足以下

子路輩言也○語錄問公山之召子路不悅夫之召又幸所聞

之意論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幸所聞
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
為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位道之推藉口恐有幸步

居吾語女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曲禮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

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

因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証父殺羊便是○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矣○張氏曰罔者信是已○勇剛之發剛者勇之其身者也○張氏曰罔者信是已○勇剛之發剛者勇之體言其勇只是敢為剛有堅強之意○輔氏曰人之資稟得屬質體也勇狂躁率也○輔氏曰剛之發出者也在下同躁率則屬氣用也○黃氏曰剛也故特釋之○饒氏曰曰操率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

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二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王於愛廉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窮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范氏曰強是皆得其大日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范氏曰子路直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輔氏曰范氏就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論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故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

六言

仁知信直勇剛

所好皆美德

六蔽

愚蕩賊絞亂狂

不學故害德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語錄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頌是反覆讀使詩與心相乳入自然有感發也

可以觀

考見得失

黃氏曰興與皆指孝詩者而言觀則以指詩而言謂可考詩入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已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以此識彼則此觀為觀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先師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

我之得失兼此 二意方為盡

可以怨

和而不流

和以如衆曰群和而不流故可以如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如衆之道矣

可以怨

怨而不怒

輔氏曰當然不怨則失之疏然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

如閔唯言夫婦常棣言二君舉重而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

父子君臣人倫中之重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

宜盡心也

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孝

辨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傳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傳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為益不既多乎

以可者曰

可以興觀羣怨 無所不當

學詩之法

以重者曰

邇事父遠事君 無所不備

以緒餘曰

多識鳥獸草木 無有或遺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 與平声

為猶學也馮氏曰為如高周南召反照南詩首篇名所言皆

脩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修身每未

則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書周官曰不孝牆面孔子取譬本

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

家已自都理會不得况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詩行相須之義

言而復告之也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孝詩恐其未必

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孝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

既以孝詩居孝禮之先此又以南南為孝詩之先所以丁寧

其子者豈通效夫詩誦詩三百皆明窮經致用之道

有他說哉

周南召南



皆脩身齊家之事

其猶正牆面而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將如幣之類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

樂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胡氏曰

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也鼓革也樂器之大者也非玉

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

未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

鐘鼓以發之周未人成其質但以此玉帛鐘鼓為禮樂耳程

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

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

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

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

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不在孝者記其語難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之理無所

而不仁如禮何章集註李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事理上說○輔氏曰
率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輔氏曰
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能有之不符玉帛鐘鼓
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之二字○
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序樂者
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
天地之和和玉帛鐘鼓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
和是持禮樂發聲皆借其文而不知其本諸疾借天子大
夫借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
子之言亦必
有為而發也

禮樂

以本言

唯敬與和不可遺其本

以末言 玉帛鐘鼓不可專事其末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審反幽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窬踰牆言其無實
盜名而常畏人知也黃氏曰穿窬內懷為盜之實而外非

外為嚴厲以欺人者也。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此皆是如前篇以論為色並是也。外示在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入曰明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為盜。王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通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外為剛者外為剛之容在者內蘊柔之惡也者

以色厲言

盜名

譬猶穿窬常畏人知

以內荏言

無實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慝註讀作原是也

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慝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慝也 鄉原鄉人之原者也

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黃氏曰

猶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鄙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為愿也

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焉
 反之詳見形旬孟子末篇最易非不足以感人之故夫惟以是而為德者
 乎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出則不必皆合
 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之正也
 鄉原不正欲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為說以自蓋
 使人不足見以廉潔然實非廉潔者乃所以害夫廉潔也此
 夫深惡之也錢氏曰一鄉有君子所以害小人鄉原都要他
 以同流合汙是錢氏曰一鄉有君子所以害小人鄉原都要他
 好人道他好人是錢氏曰一鄉有君子所以害小人鄉原都要他
 之賊上章言盜二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

上章以盜言 色厲內荏 尚畏人知
此章以賊言 一鄉原 肆行無忌
 ○二者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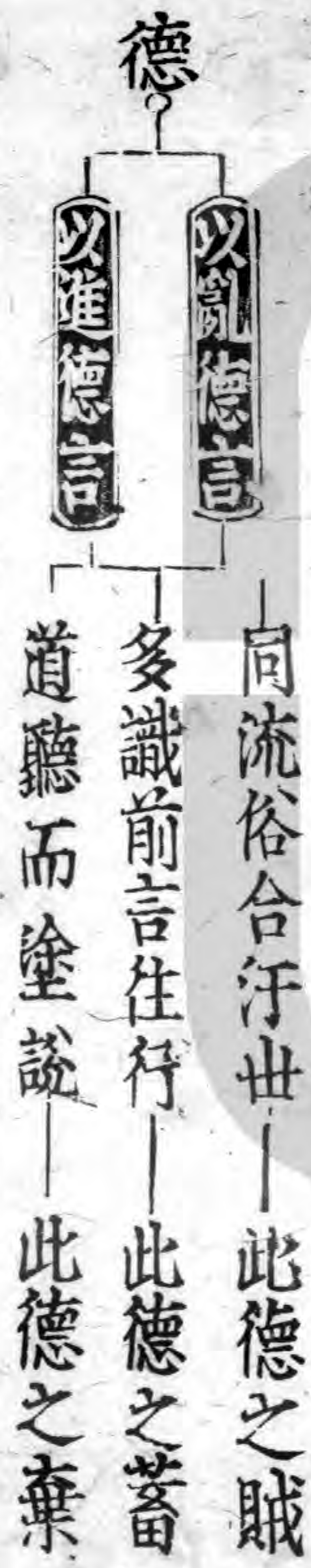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去以畜詩六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

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張氏曰聞善者存而歸之則其德蓄

哉。胡氏曰德之棄也。上章德之賊也。文勢相類。彼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著。諸已故曰棄。先師曰人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得謂得富貴權利。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

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反粗齧反神神紙反以痔反直理大則紘反與君皆主於

患失而已通曰吮齋此病是柔惡 且以惡之剛惡故 **通**

莊子列禦寇篇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齋者得車一

乘齋者皆病之屬也 帝常病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帝常病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下齋最受我者乎 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齋通曰 齋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通

曰士之品太繁有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篡弒之心惟患失也

士之品三

以志道德言

功名不足累心 此聖賢之徒

以志功名言

富貴不足累心 此豪傑之士

以志富貴言

患得患失无所不至 此鄙夫之謂

子曰古者民有二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陳用之日人之

偏倚則疾性之有疾也昔所謂疾今亦亡 通與無之傷俗之益偷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禮義為矜

持守大嚴如不務細行之廉謂稜角隋時厲忿矣則至於
爭矣馬氏曰君子於小而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
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
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所謂廉者是則也廉隅只是分得那義利去
如物之剛後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詠愚者無智巧何故能
詐曰如狂而不直伺而不原之類○饒氏曰語中說古今能
肆變而蕩今之不如古狂肆變而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染
而為惡不止於疾矣○通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
與不及皆疾也狂者知之過於疾先師曰古之疾已不能
復乎善益藉矣夫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為去古益遠而
子所以善傷之故

三疾

以古者言

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

今亦無此

以今者言

狂也蕩矜也忿矣愚也詭

末世滋偽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反

朱正色紫間朱南方赤之正色合赤雅正也利口捷給

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

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

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

矣語錄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為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

家了勢也言大然被利口之為淫哇蓋過了雅便是利口

不可畏哉○輔氏曰氣難得相值一時節難得有傾覆之慮豈

相亦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相值每時節難得有傾覆之慮豈

此亦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相值每時節難得有傾覆之慮豈

制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彼
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始焉者矣○汪氏曰朱
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其難惟利口之
費邦家則當辨之以曉人之心主之能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
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

三惡○

以惡聲奪朱言 非正色

以惡聲奪亂雅言 非正聲 ○此聖人之所惡

以惡利口覆邦家言 非正人

○子曰子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
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
之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
是以徒得待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人
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也

學者以心籠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鎖畧之意常
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人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輔氏曰此語必在未
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句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
見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

而顯哉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也四時行是
天理之流行也

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先
則天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先
師曰輔氏一貫而天即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先
百物生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論之非強分之以發見為
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
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為道
見於有形者以四時之氣流行而為春暖夏熱秋涼冬寒非
發見而向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
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四時行而後言四時之氣流行
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輔氏過於
密察反成病此亦開示子貢之切借乎其終不喻也無魯
愚不可不辨

唯亦無須會之○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愚門
言見其未喻○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其其他則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動容周旋自然
中禮欲無言是此意○問夫子何以子貢傳求之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賤履事為之實也夫何言哉四時行焉
未物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也夫何言哉四時行焉
時行無言何物生也或云予欲無言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啓發子貢
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為之實者未始知是也夫何言哉四時行焉
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
也先師曰載仲之問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
門人猶未能盡曉之問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
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
徒求之言語也苟謂恐其不能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
曉者何由而曉而又益詳其不能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
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人於
聖人之語然無非教也○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之動靜無非理人於

他躬行如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得
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則將空言看了無益於
得也○此晦底道理此乎爾章大同小異那裏是說行處無非至理
別無深處○馮氏曰夫子示以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上
求○馮氏曰夫子示以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言語上
卒於道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無疆矣○且精義其用
也○天理之精義然者朱子感其未始曰玄天幽且精義其用
欲無言萬物各遂其德容自清溫未始曰玄天幽且精義其用
葉繁發實求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
請深矣○孝者宜致思焉○倪氏曰以妙道精義分而詳言之
也○蔡氏之說此章嘗謂發明於感與卒章持發其義而收奇功
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方物各
生遂接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方物各
即動靜無非天○幽且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為詳明方物各
而獨以先聖雖教之意也又按微庵程氏嘗提撥欲之一字而
回言終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
將因言以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
謂之隱言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知之無言也下及於子貢者方
資孝力賢如子貢而猶以之言語觀聖人未可知之無言也下及於子貢者方
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于此

天道不言觀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

以聖人無言觀 一動一靜 莫非道義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琴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通鑑 記雜記由之喪魯哀

喪孔子喪九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

非疾以警教之也 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倘非有故未

辭之以此疾者義不當見也 歌瑟使聞者心則終無已也 程子

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氏曰聖人無

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意 由是不屑之教誨也 聖人無

物也仁 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暮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

樂之本成是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祖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

杏之火夏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

火亦一年而周也 通鑑 周禮夏官司燹古喚反掌行火之政

變猶易也 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

柘之火 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季夏出火民咸宜

民亦如之 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遷至此可

止也 再錄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畝曰土

故春取之 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柳白槐檀黑

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 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 火有五色

如金有五金之類 古人作事性順天時况水火乃天地間

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 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

火災 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 亦替化育之一事

何得陰陽和 萬物育 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 吾尹氏曰短

論語

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焉爾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去音扶下同衣去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衣音推既葬疏平食水飲受以成

布語錄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

以為未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練音綌緣去音

小祥以緣為緣一入為緣禮有要平經送音不除無食稻衣錦

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

此而宰我不察也通證前記問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

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為二溢以水為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

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

小功總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殯卒哭既

食水飲可以不飲醴酒矣不食菜果期而服編謂之六祥食醯醬中

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以樂者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音美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辭

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四不字皆發而再言女安

則為之以深責之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

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幸我與一子相如久矣豈

不習聞其既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

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

而夫子卒行之幸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

况斯出乎其後勝出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

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子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

月無復聽於冢幸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於行之天

下者宰我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

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不安於食稻衣

也。不忍之心仁也。安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則不忍忍則不仁矣。

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喪之聞

又以其食稻衣錦為安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二之。意猶冀其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

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

其親也記二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檀弓曰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

以跂而及之耳語錄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

也。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按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

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於
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等
我與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
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三年之喪

以通喪言見不忍

喪必三年 此通喪之義

不甘不樂不安 此通喪之情

三年然後免懷 此通喪之故

期可已矣 此短喪之意

食稻衣錦安乎 無短喪之理

有三年之憂乎 正短喪之失

以短喪言見不忍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

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語錄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

看如今總讀書則心便主於讀

書總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奔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饒氏曰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無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

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或問此章言君子

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為勇固在其中矣。○謝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朱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問矣。

勇。

以上義言
以無義言

有所不為而後有為 此所謂大勇
君子則亂小人則盜 此血氣之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諉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

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安作故夫子惡之。語錄勇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許以為直者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音察也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揚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何

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

之問同時故問答難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
者林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
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通曰聖賢之所惡若
同然子貢所謂謂數計者因夫子所謂謂無禮與空者而
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謂無禮與空者而言之也

聖賢所惡不同。

以天子所惡言

以子貢所惡言

稱人之惡

居下訕上

勇而無禮

果敢而窒

傲以為知

不務為勇

許以為直

皆自是之失

有似身之弊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或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曰若
者之患矣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
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仁有以明其易慈之意莊

女子小人

以難養觀

以善養觀

近之不孫遠之則怨

莊以泄之慈以畜之

此必然之理

無二者之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
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張氏曰此

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吳氏曰終止也
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焉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
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
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
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

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庸自警省也。

聖人勉人之意。

以不足畏言

四十五十無聞。此但無善之可辨。

以其終也已言

四十而見惡。此必有過而不改。

論語十七卷



世